



小歌劇集

枣園紅燈

章 明

小歌剧集

枣园红灯

章明



小歌剧集
寒 园 红 灯
章 明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1插页114,000字

1977年11月第1版 197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600册

书号 10111·1106 定价 0.45元

目 录

数九春风.....	1
枣园红灯.....	27
银河岸边.....	45
南泥湾的歌声.....	63
出发之前.....	89
行军路上	115
迎亲亭	135
带枪的理发师	163
西沙清泉	189



数 九 春 风

人 物 谢福海——六十多岁，雇农。
莲妹子——十三岁，福海的孙女。
毛委员的警卫员——十八、九岁。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主席率领红三军由井冈山进入赣闽边之际。

〔森林覆盖的崇山峻岭，时值隆冬，大雪封山。这天大雪初晴，阳光照在山林积雪之上，红白交映，十分好看，正是毛主席的咏雪词里所写的：“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景象。

山脚下有一幢又小又破的茅屋，屋后透过山坡，可见不远处的一座木炭窑，窑顶正冒着青烟。山坡有石级，人物由此上下。

〔谢福海老人挑柴担，由石级走下山坡。他头戴破旧的毡帽，露出白发；身穿一件缀有许多补丁的单衫，腰系青布腰带，脚踏草鞋。装束虽然寒苦，可他笑容满面，步伐轻快，兴致勃勃，令人特别注目。

谢福海 （唱）顶风踏雪攀山林，

砍得薪柴回家门，

阳光照耀千山雪，

有红似白爱煞人！

往日我嫌这柴担重，

今日肩头好轻松，

往日我怕这山路险，

今日行走快如风，
往日里我怯这北风紧，
今日周身暖烘烘。
不是我返老还童火气盛，
人逢喜事大不同。

哈哈哈哈！

天大的喜事在心中！

（走近门口，连喊三声）莲妹子，莲妹子，莲妹子哎！
〔莲妹子急忙出门，手里还拿着一个尚未编完的炭
篓子。

莲妹子 （唱）盼望爷爷好心焦，
忽听门外三声叫，
急急忙忙跑出门，
爷爷，爷爷，您回来了！

谢福海 回来了。

莲妹子 爷爷，山高雪深，路滑难走，您上山砍柴一定累了吧？（替他取下柴担，接过柴刀，放好）

谢福海 累？呵哈哈！（摆一个架势）你看爷爷这一身的劲！

莲妹子 那您出去这半天，挑着重担上山下山，一定是饿了。我去给你热汤饭去！（欲进屋）

谢福海 莲妹子，慢着，你爷爷今天好比是吃了人参果，三年不吃也不饿！

莲妹子 真的不饿？

谢福海 不是真的，难道还是假的吗？哈哈哈哈！

莲妹子 爷爷，今天大雪封山，北风又刮得紧，您身上穿得

单薄，一定受了冷。那件麻袋衣已经补好了，我去给您拿来。（进屋取出一件麻袋衣）爷爷，快披上！（发现爷爷正用腰带代替扇子在扇凉，连忙夺下来）爷爷！您真是！十冬腊月，哪有扇凉的道理？（给他披上麻袋衣）

谢福海 你怕我冷，我还嫌热呢！哈哈哈哈！莲妹子！

莲妹子 哎！

谢福海 今天大雪初晴，风和日暖，你我祖孙二人就在这门口，晒晒太阳，谈谈家常，说一说，笑一笑，你说好不好？

莲妹子 好呀！爷爷，我去给您倒碗茶来！（进屋捧出茶碗，向观众旁白）今天的事情真有点蹊跷！我莲妹子长到这么大，从来就没见爷爷笑过一回。自从三年之前，我们祖孙二人被财主赶出家乡，流落在外，烧炭度日，我爷爷更是成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今天他砍柴回来，有说有笑，喜气洋洋，这，这，难道有什么喜事吗？（转身向谢，奉茶）爷爷，您请喝茶！

谢福海 好，莲妹子，你坐下。（坐于门前木墩上，莲依偎在他膝旁）

莲妹子 爷爷，您今天上山砍柴，可遇到了什么喜事吗？

谢福海 喜事！对呀，你爷爷今天可遇到了大喜事！

莲妹子 什么喜事？快告诉我！

谢福海 你猜猜。

莲妹子 要我猜呀？

谢福海 你猜！

莲妹子 好，我就猜上一猜！

（唱）我猜我猜一猜，猜一猜，——

爷爷上山砍到了栎木柴，

栎木烧炭担到长街卖，

咱祖孙二人不再把饿挨！

谢福海 不对不对！砍到了一担好木柴，算得了什么喜事？再说，尽管我们的木炭烧得再好，你我还是免不了挨饿呀！你再猜，往大里猜！

莲妹子 往大里猜？好！

（唱）我猜我猜两猜，猜两猜，——

咱家乡有人捎了信来，

那黑心的财主他遭了灾，

雷公把他劈成好几块！

谢福海 哈哈哈哈哈！又说孩子话了！没猜着，没猜着！家乡一别三年，音信渺茫。再说那财主霸天霸地，雷公也向着他，哪会把他劈成几块？你再猜，再猜！

莲妹子 好，我再猜。（想，旁白）哎，前几天我听爷爷说，共产党毛委员领着十万红军下了井冈山，快要到我们这边来了。红军是专门打财主、救穷人的，一定是……（向谢）爷爷，爷爷，这回我可猜到了！

（唱）我猜我猜三猜，猜三猜——

爷爷打柴看见红军开过来，

红军打倒那吃人的大老财，

搭救咱穷人出苦海！

谢福海 哈哈哈哈哈！这回嘛——

莲妹子 猜到了？

谢福海 差不多了！莲妹子，爷爷今天真看见了红军了！

莲妹子 真的？

谢福海 真的！今天我在山上打了一担柴，担下山来，走到那半山腰呵——

（唱）北风扑面阵阵寒，

忽听得军号哒哒响耳边，

我连忙放眼朝山下看，

大路上人腾马又欢！

莲妹子 红军？

谢福海 对呀，红军！

（接唱）雪映刀枪寒光闪，

风卷红旗分外鲜，

拉着小钢炮，

扛着水机关，

唱着革命歌，

翻过重重山，

威风凛凛奔向前！

我朝东看，看不到头，

朝西望，望不见边，

人马硬有万万千，

来为咱穷人打江山！

莲妹子 （拍手欢跳）哎呀，这可好了！（拉谢）爷爷，爷爷，快带我去看红军！

谢福海 别忙呀，咱们红军的人马多，三天三夜都过不完，
等下爷爷带你去看。再说，爷爷的大喜事，你还没有猜到呢！

莲妹子 怎么？没猜到？红军来了，这不是大喜事吗？

谢福海 是大喜事。可爷爷今天遇到的，是比这还要大的大喜事呵！

莲妹子 比这还要大的大喜事？那我就猜不到了。爷爷，您告诉我吧！

谢福海 猜不到，不告诉你！

莲妹子 爷爷，您说吧！说吧！

谢福海 好了，好了，爷爷告诉你！（莲坐下）莲妹子，当时，我在山上，看见了红军哪——

（唱）心发热，泪满眶，
千言万语涌心上，
哪管它雪深路又陡，
我飞步下山走匆忙。
我要向红军诉苦情，
我要向亲人话衷肠！
下得山来抬头望：
十里凉亭在路旁。
这凉亭我一天过几趟，
为什么今天变了模样？

莲妹子 怎么变了模样？

谢福海 （接唱）一派红光罩屋顶，
照得四山红堂堂！

莲妹子 红光？

谢福海 对，只见那凉亭四周，影影绰绰，红光万道，瑞气千条！

莲妹子 这是怎么回事？

谢福海 我也觉得蹊跷！是我老眼昏花，还是这阳光耀眼？我急忙挑着柴担，快步前行，走到凉亭跟前，抬头一看，只见那飞檐之上，插了一杆镰刀斧头大红旗！

莲妹子 哦，红旗！

谢福海 我心里想，哦！不是我老眼昏花，也不是阳光耀眼，原来是这红通通的大旗，把凉亭给映红了。我正想着，听见耳边一声招呼：“老人家，你辛苦了，放下担子歇一歇吧！”这声音又和气，又亲热，我连忙抬头一看——

莲妹子 是谁？

谢福海 就见凉亭里面出来两位红军同志，前面一位是个小同志哥，年纪不过十八九，红红的脸，亮亮的眼，身背公文包，腰挎盒子炮，走出门来，往旁边一站，就见后面那位同志——

（唱）他迈步出门笑盈盈，

满面春风来相迎。

他身材魁伟如山岳，

目光朗朗似明星，

面容清瘦神采足，

言谈和蔼又热情。

身穿灰布单军衣，
麻打草鞋脚下蹬，
虽然素来不相识，
见面可敬又可亲！

莲妹子 这位同志是谁呀？

谢福海 你别着急呵！当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地图，身边站着那位小同志哥，就知道这是一位红军的官长，连忙放下柴担，躬身施礼。这位同志，和和气气，请我到凉亭里去歇息。进门一看，只见一块青石板上，铺着一条薄棉被，这就是他的床榻；另一块青石板上，放着电话机、书本、地图，这就是他的书桌。我看了心里一怔，忙问：“前面不远就是一个大村庄，房屋有的是，官长为何住在这四面透风的凉亭之内？”他说：“昨夜我们到得太晚，不便打扰众乡亲，就在这凉亭内住下了。”说着，他亲手倒了一杯热茶，送到我面前，说道：“老人家，隆冬腊月，大雪封山，你身穿单衫，上山砍柴，只怕受了风寒，赶快喝口热茶，驱驱寒气！”他这几句话，说得我心里一阵阵热……。莲妹子！

莲妹子 爷爷！

谢福海 我只说这世界之上，除了你我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还有谁来关心我这孤寡老汉的冷暖？如今这位同志这样怜老恤贫，怎不叫我心中感激呵！

莲妹子 爷爷！

谢福海 我还来不及道谢，那位同志又动问：“老人家，听你

的口音，不象这会昌县本地人。你家住哪里？高姓大名？为何流落异乡，受这苦情？”这一问，正问到我心坎里来了，不由得我一阵心酸……我说，同志呀！

（唱）家住江西瑞金县，
祖祖辈辈当长年，
上无片瓦遮风雨，
下无寸土把身安。

谢福海
莲妹子

（同唱）可恨那财主王百万，
算盘一打黑了天，
几辈子给他当牛马，
倒欠他家百吊钱！
逼得我^{儿子}爹爹吐血死，
卖了我^{儿媳}妈妈抵债钱，
又把我祖孙二人赶出门，
流落外乡来烧炭。
天下的财主一样狠，
砍柴要租，烧炭要捐，
三天两头无米煮，
十冬腊月穿单衫，
提起我家的凄惶事呵，
就是铁打的人儿也心酸！

〔莲妹子暗泣。〕

谢福海 这孩子，爷爷要跟你说的是件喜事，你怎么哭了？

莲妹子 （擦眼泪，抬头）我没哭，爷爷！

谢福海 对，别哭！你往下听就高兴了。当下我把苦情一诉，那位同志点了点头，皱了皱眉，站起来走了几步，拉住我的手：“老人家，你不要难过，这不平的世道是一定要变的，是一定会变的！”

（唱）他说这世道要改变，

他说这天地要倒转，

财主官僚要栽下台，

工农百姓要掌大权，

称王的恶霸要倒在地，

受苦的穷人要把身翻！

他举目一望如闪电——

好象看穿了千百年，

他手掌一翻有千钧力——

好象那日月乾坤跟着转！

我又惊又喜暗思量：

这位同志不平凡！

我一看，不由得心里一震！呵！这位同志一定不是凡人，莫非他——（板鼓紧敲）

莲妹子 他是——

谢福海 正在这时，就听见门外那位小红军哥一声喊：“报告：毛委员，前方来的电报！”（板鼓）

莲妹子 毛委员！（板鼓煞住）

谢福海 我心里猛然一亮：哦，原来他——我抬起头，望着他

的笑容，走上前，拉住他的双手，您！您，您，——

谢福海
莲妹子

(同唱)您就是毛委员，

您就是毛委员，

带来了十万铁红军哪，

为咱穷人谋生存哪！

您就是毛委员，

您就是毛委员，

我们英明的带路人哪，

日思夜盼的大救星哪！

.....

谢福海

对，对，莲妹子，是他，是他，他就是我们的毛委员！当时我真有千言万语，不知先说哪一句。正在这时，打门外一连来了好几位红军同志，来找毛委员商量军情。我想：不能耽误了毛委员的公事，只好起身告辞。毛委员亲自送我到门外，又问我住在哪里，什么地名，这才送我上路。一路之上，我是越想越乐，越想越笑，越想心里越热和，眼前这世界，顷刻之间，也好象变了个样子！

莲妹子

(拍手欢跳)爷爷，爷爷，您今天遇见了救星了！

谢福海

对呀！遇见救星了呵！

谢福海
莲妹子

(同唱，舞蹈)

红日高照大雪晴，

十里亭前遇救星，